

歷代文選講疏  
(上冊)

陳湛銓 著  
陳達生 編訂

商務印書館

本書由伍福慈善基金贊助出版

歷代文選講疏（合二冊）

作者：陳湛銓

編訂：陳達生

責任編輯：鄒淑樺

封面設計：涂慧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三號東匯廣場八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三樓

印刷：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88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次：二〇一七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2017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4550 8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其他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 陳湛銓教授事略



陳教授諱湛銓，字青萍，號修竹園主人。廣東新會縣人。民國五年丙辰生於縣之外海鄉松園里。考諱旭良，字佐臣。居港經商。平生輕財仗義，急人之急。月入雖甚豐，而到手輒盡。鄉里皆稱善人。及下世，囊中遺財僅七十元耳。

教授少聰慧，從鄉宿儒陳景度先生受經學、詩、古文辭及許君書，並隨伍雪波習技擊。十五歲失怙。越年，赴穗垣入讀禺山高中。此前並未接受新式學校教育，遑論初中矣。於時家道中落，寄食七叔父家。教授出身苦學生，每每晨起至夕始得一飯。雖則飢腸轆轤，然益自奮厲，每試必超優，屢得獎學金並免學費。高中教育因以完成。弱冠投考國立中山大學，本欲研物理。會回鄉省親，茶座中與景度師偶及此事，為師所止。謂吾道賴汝昌，姦凶奮誅鋤。因改弦易轍，攻讀中國文學系。師事大儒李笠雁晴、詹安泰祝南、古直公愚、陳洵述叔、黃際遇任初。抗心希古，出入經史百家。詩則取徑於陶、杜、蘇、黃、放翁、遺山諸大家。既學積而氣雄，人豪而材大，所為詩已橫絕不可當。自弱冠而

越壯年，諸同學並前輩均以「詩人」見呼。雖師輩亦嘉為江有汜、真宗盟也。畢業後即獲張雲校長器重，聘為校長室秘書兼講師，此殊榮為該校畢業生之第一人。時年二十五耳。

抗日軍興，教授隨校轉進坪石、澂江等地。越二年，任教貴陽大夏大學文學院。明年，避兵離貴陽至赤水。於時見知於陳寂園、尹石公、葉元龍、孫亢曾諸前輩。煮酒論詩，時多唱和。石老自恨其晚，葉公尊之為天下獨步。及勝利回粵，本以歷數年抗戰奔波，不再擬遠行，然終以難卸大夏大學之再三催促而赴滬。及後，廣東教育耆宿黃麟書先生籌創廣州珠海大學，乃慕名遠赴上海聘其返穗。教授亦冀能多造福桑梓，毅然辭退大夏大學教席，返穗任珠海大學中文系教授。民國三十八年，神州易手。隨校轉遷香港，並講學於學海書樓。迨蔣法賢先生籌辦聯合書院，禮聘教授規畫中國文學系。及蔣氏去職，教授激於義憤，接浙而行。於時兒女成行，家累奇重，倉卒離校，實朝不謀夕者也。而惟義是重，一切不之計。其高風亮節，足以振末世而起頑愚。

教授專力於羣書六十餘年，以國學為終身事業。積學既厚，真氣彌充。乃於民國五十年創辦經緯書院，宣揚國故，恢開義路，嘉惠來士，力迴狂瀾。宿儒曾希穎曾稱經緯為「國學少林寺」。今港中後輩治國故之真能拔乎其萃者，多出其門下，誠無愧此錫號矣。惜時地未便，雖艱苦支撐，亦七年而止。嗣先後任浸會書院、嶺南書院中文系主任。迨八年前因健康欠佳而辭退所有教席，惟仍講學於學海書樓，潛心述易賦詩。其著述計有周易乾坤文言講疏、周易繫辭傳講疏、莊學述要、詩品補注、陶淵明詩文述、元遺山論詩絕句講疏、杜詩編年選注、蘇詩編年選注、修竹園叢稿、讀書劄記及修竹園詩都三萬六千餘首。

教授一生，肩擔大道，既儒且俠，嚴霜烈日，積中發外，故多行負氣仗義之事。視己所當為，恒不顧人之是非。尤恨偽學，輒痛斥之。下筆萬言，廉礪剽悍，鈺於干莫。嘗謂在今日橫流中，如出周、程、朱、張之醇儒，實不足以興絕學。要弘吾道，都須霸儒。蓋遏惡戡姦，似非天地溫厚之仁氣所能勝也，故自號霸儒。平素以拘謹勝縱恣，爭萬古，不爭朝夕。教子姪勉諸生，謂仲尼稱射且必爭，況名山真事業耶。至塵俗間之浮名虛位，如不忽之浮塵，視同土梗。且不足以論事功，何文辭之

精聖賢之學所以發揮哉。以故教授不甘挫志損心，折腰於廊廟。於衣、食、住三者幾不知享用。斯君子固窮，道勝無戚顏之真儒也。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一。

夫人陳琇琦淑德賢良，通曉文墨。教授詩所謂「老萊有婦共逃名，詞賦從來陋馬卿。自讀家人久中饋，何須夫婿在專城」者也。子樂生、赤生、海生、達生，女更生、香生、麗生並研習國故，紹其家學。

（原載於一九八七年五月三日「陳湛銓教授追思大會」場刊）

# 目錄

## 上冊

	單周堯教授序·····	viii
(一)	卜子夏《毛詩序》 附：《詩》之作者攷·····	1
(二)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91
(三)	《古詩十九首》·····	149
(四)	孔文舉《薦禰衡表》·····	288
(五)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	305
(六)	王仲宣《登樓賦》 附：匏瓜釋義·····	311
(七)	魏文帝《典論論文》·····	344
(八)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357
(九)	魏文帝《與吳質書》·····	363

下冊

(十)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	369
(十一)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376
(十二)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	394
(十三)	李蕭遠《運命論》·····	404
(十四)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423
(十五)	向子期《思舊賦》·····	440
(十六)	呂仲悌《與嵇茂齊書》·····	449
(十七)	陸士衡《豪士賦序》·····	462
(十八)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483
(十九)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序》·····	493
(廿十)	陸士衡《文賦》并序·····	501
(廿一)	盧子諒《贈劉琨書》·····	537
(廿二)	劉越石《答盧諶書》·····	550

(廿三)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	564
(廿四)	江文通《恨賦》·····	587
(廿五)	江文通《別賦》·····	608
(廿六)	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牋》·····	630
(廿七)	劉孝標《辨命論》·····	641
(廿八)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666
(廿九)	劉孝標《廣絕交論》·····	671
(三十)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752
(三十一)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768
(三十二)	昭明太子《文選序》·····	795
(三十三)	汪中《漢上琴臺之銘》并序·····	832
(三十四)	汪中《自序》·····	854
(三十五)	汪中《經舊苑弔馬守貞文》并序·····	888

## 附 錄

陳湛銓〈大嶼山寶蓮禪寺碑記〉·····	900
陳湛銓〈追紀聯合書院故校長蔣法賢先生〉·····	903
何文匯〈憶國學大師陳湛銓教授〉·····	906
編後語·····	910

## 《歷代文選講疏》序

數年前，余講授李密〈陳情表〉，觀書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閱書逾百，惟遍觀各書注釋，有終不愜意者。余歎曰：「惜乎！湛師昔日注《文選》，未及是篇，倘注，必不若是也。」遂另為札記，以授諸生。

〈陳情表〉開首曰：「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李善《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僅注「釁」字，於「險」字則無說。而其他各書注釋，但言「險難」、「禍患」、「惡兆」、「厄運」、「坎坷」，而未能道出根據，不如以文字學釋之為確切也。《說文》：「險：阻，難也。从自，僉聲。」王筠《說文解字句讀》曰：「險、阻，一事而兩名，難則其義也。險言其體之峻絕，阻言用之隔闕。」險从自，自為山，險蓋言險峻與阻隔，皆艱難之意。又《說文》：「釁，血祭也。象祭竈也。从麩省；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是「釁」之本義為血祭，謂殺生取血塗物以祭。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於「釁，血祭也」下曰：「《周禮·大祝》注云：『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孟子·梁惠王》趙注曰：『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卻，因以祭之曰釁。』《漢書·高帝紀》：『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為釁，呼同罇。』按凡言釁廟、釁鐘、釁鼓、釁寶鎮寶器、釁龜策、釁宗廟名器，皆同以血塗之，因薦而祭之也。凡罇罇謂之釁，《方言》作罇，音問，以血血其罇罇亦曰釁。」「釁」字象以血祭竈。段注於《說文》說解「象祭竈也。从麩省」下曰：「祭竈，亦血塗

之，故從爨省，爨者，竈也。」又於「从酉」下曰：「酉者，酒之省。」又於「从分」下曰：「取血布散之意。」如此分析，則「險」、「釁」二字之形體結構甚明。

釁為血祭，即殺牲並將其血塗於竈或新製器物之縫隙。引申為縫隙，為仇隙，為爭端，為禍難，為厄運，為禍兆。〈陳情表〉「險釁」之「釁」，當訓厄運。李善《文選》注及各書訓為禍兆，則引申太過。「險釁」當言李密命運之坎坷艱難也。

觀此一端，即知注《文選》之難矣。而《文選》之學，所涉甚廣，又不徒文字訓詁也。

昔者駱鴻凱著《文選學》，謂《文選》一書，上下千載，兼攬眾長，義蘊既深，篇章尤富，學者欲窮其理而通其學，於訓詁、聲韻、名物、句讀、文律、史實、地理、文體、文史、玄學、內典，皆不可忽。

湛師洽聞強識，詳悉古今，研幾探蹟，窮極幽隱。觀其《歷代文選講疏》，援引該博，考據精審，推源析流，旁稽遠紹，補苴罅漏，搜剔纖微，決古來之訟，解學者之惑，誠可謂鈐鍵士林，津逮文苑之不朽作矣。

# 卜子夏《毛詩序》 附：《詩》之作者攷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唐司馬貞《史記索隱》：「（西河），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唐張守節《史記正義》：「西河郡，今汾州也。《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禮記》（《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河東故號龍門，河為西河，漢因為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唐魏王泰命蕭德賢、顧胤等撰，散亡。孫星衍有輯本。）云：『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鄆城縣北四十里，（後魏酈道元）《水經注》云：其山崖壁五，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卜商，衛人。……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子夏傳略再詳後）

《漢書·百官公卿表》：「武帝建元五年（即位之第五年，年二十一。），初置五經博士。」《漢書·藝文志·前敘》：「昔仲尼沒而微言（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顏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春秋》：《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

氏》。《詩》：《魯》、《齊》、《韓》、《毛》。《易》：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四家列於學官，民間有費直、高相二家。」又《六藝略·詩類》：「魯申公（申培，以地稱。）為《詩訓故》，而齊轅固（以地稱）、燕韓生（名嬰，以姓稱。）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師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已。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為近之。」）《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魯人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自謂子夏所傳（因未正式立於學官，故云。），而河間獻王（德）好之（立為博士），未得立。」（平帝時始立）《魯詩》：《漢書·楚元王傳》（劉交，高祖異母弟。劉向之高祖。）：「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秦時儒生）。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武帝前之博士，是主通古今者，至武帝之五經博士，始是專一經之經學大家。）。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又《儒林傳》：「武帝初即位，……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輅傳從（輅，音遙，一馬二馬之輕車。），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太中大夫。」《齊詩》：《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固，好直言，正士。）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時以賢良徵為博士，後為相。），仄目而事（《史記》作視）固（師古曰：「言

深憚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韓詩》：《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憲王希）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內傳》至唐猶存，後亡。今存《外傳》十卷，有佚。）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精明勇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毛詩》：《儒林傳》：「毛公（萇），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又《景十三王·河間獻王傳》：「河間獻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正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士，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進也）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武帝叔父輩）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注：「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注：「先秦，猶云秦先，謂未焚書之前。」先秦始此。），《周官》、《尚書》、《禮》、《禮記》、（七十子之徒所記，非大小戴記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表章）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漢廷惟《公羊》、《穀梁》立於學官，至《左傳》及《毛詩》則西漢末平帝時始立，見《漢書》。）」孔穎達《毛詩正義》引鄭玄《詩譜》云：「魯人大毛公（荀子弟子毛亨）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趙人毛萇，嘗為北海郡守。）為博士。」吳陸璣（字元恪，與入晉之陸機是二人。）《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謂《詩序》作於卜商，始於鄭玄，見下。），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

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並傳授《毛詩》，淵源有自，必不誣也。」孔穎達《毛詩正義》引鄭玄《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萇）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引吳徐整《鄭玄毛詩譜暢》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詁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漢時四家詩，武帝時《三家詩》立於學官，《毛詩》則西漢末平帝時始立。王莽旋篡位，及光武中興，四家詩並立。以後《毛詩》大盛，蓋衛宏、尹敏、孔僖、賈逵、許慎等皆傳《毛詩》，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箋，諸大儒皆尊之，故爾大行。而《三家詩》乃漸亡矣：《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習之者，故至宋而亦亡（《宋史·藝文志》已不著錄），今僅傳《外傳》十卷耳。（與《詩》義無涉，似子部儒家之言，且有闕文脫簡，已非《漢志》六卷之舊。自《隋志》起稱十卷。）《漢志》評《三家詩》，謂「或采《春秋》，采雜說，《春秋》三傳及諸子百家），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於三家皆不謂然，《魯詩》較優耳。【《三家詩》均亡，清陳喬樞光刻八年家刻《小琅環館叢書》有《三家詩遺說考》五十一卷（《續經解》本十八卷）及王先謙民國四年家刻《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所輯最備，近已有單行本流傳，可參閱。）】是以鄭玄既受《韓詩》於張恭祖，復從馬融受《毛詩》而為之《箋》，豈無故哉！【鄭玄孫小同編次玄答弟子問之言為《鄭志》，有答晁模（昉，音桂。）云：「為《記》（《禮記》）注時，執就盧君（盧植，治《齊詩》。）先師亦

然（玄師張恭祖也，授玄《韓詩》。）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古文也），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鄭君以為《三家詩》不如《毛詩》之證也。」  
漢時四家詩，《三家詩》皆今文（漢之隸書），惟《毛詩》是古文，清魏源及近人皮錫瑞等治今文經，揚《三家詩》以抑《毛詩》，不足信也。

## 《毛詩》優於《三家詩》，《詩序》必不可廢

《詩序》於後代治《詩》者影響至大，始於何時？作於何人？自漢迄今，言者不一；要以鄭玄、陸璣、皇甫謐、昭明太子、陸德明等以為是子夏所作為正。《鄭志》答張逸問《小雅·常棣》篇云：「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足自明矣。」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昭明太子《文選》錄此文，直題為卜子夏《毛詩序》，蓋經昭明及文選樓諸君子判定，從鄭玄、陸璣等說，是也。此《序》總論全《詩》大旨，發源通流，陳義警闢，而辭氣灑汗，精純深切，與《易傳》、《中庸》相近，非漢人所能為，必子夏所作也。至其餘三百一十篇之序，則間或有毛公稍加增益者，然亦大致子夏之文，不能謂是毛公作序也。古書經後人增益者多矣，豈得謂是後人作乎！至《後漢書·儒林傳下·衛宏傳》云：「九江謝曼卿（西漢末平帝時人），善《毛詩》，迺為其訓（於《毛傳》外別為之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別為之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劉宋時）傳於世。」因范曄有衛宏作《毛詩序》之說，而後人異說紛起矣。若《詩序》

果衛宏作，去鄭君之世甚邇，焉有不知之理而定是子夏作乎！鄭君注《小雅》，《南陔》、《白華》、《華黍》三篇之序有云：「此三篇之義（謂《序》）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各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是毛公前已有《詩序》之證，必不待至東漢衛宏然後始為《毛詩》作《序》也。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四云：「《范書·衛宏傳》云云。……宏作《毛詩序》，別為之序耳，非即《大序》、《小序》。猶之孟喜序卦，鄭氏序《易》，非即《十翼》之《序卦》；馬融序《書》，非即百篇序也。劉宋後衛氏傳亡而序亦亡。說《詩》者誤會范意，始指《大序》、《小序》為衛宏作，必非其實。」惠棟《後漢書補注》云：「《經籍志》（《隋書》）曰：『毛萇善《詩》，自謂（原作云）子夏所傳。……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衛宏字）又加潤益。』《九經古義》（棟自撰）曰：《六藝奧論》（南宋初鄭樵撰，多妄說。）云：（《詩序辨》）『漢氏（原作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甚謬，見下惠氏駁語）。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原無此字，云：「魏後於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

【《詩·曹風·候人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魏志·文帝紀》：「（黃初四年）夏五月，有鵜鷓鳥（即鷓鴣。鷓音提。鷓，慈，茲二音。）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指鷓鴣，好沈水食魚。以惡鳥食魚喻小人害君子。）《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葉氏說同。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引石林葉氏曰：「漢氏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鄭樵謬

說，襲自葉夢得。）棟案：《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詁》（虔，後漢人，有《春秋左氏傳解詁》三十一卷，見《隋志》。書亡於宋，此見孔穎達《毛詩正義·秦譜》下引）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守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此《秦風·車鄰序》也。（《秦風·車鄰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太尉楊震疏【《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安帝）曰：「今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小雅·小明序》：「《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云：『朝無《小明》之悔。』此《小雅·小明序》也。李尤（和帝、安帝、順帝時人）《漏刻銘》曰：『挈壺失職，流刺在《詩》。』此《齊風·東方未明序》也。《齊風·東方未明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周禮·夏官》有挈壺氏，掌漏刻者。《銘》見唐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五引。）蔡邕《獨斷》（卷上）載《周頌》三十一章，盡錄《詩序》。服、楊、李、蔡，皆東漢儒者，當時已用《詩序》，何嘗至黃初時始行邪？自《范史》以《詩序》出自衛宏，後人遂有斥《詩序》而用其私說者（鄭樵、王質以為村野人妄作。朱熹《詩經集傳》始亦從《序》，後盡去之。）為辨而正之。（此條亦見《九經古義·毛詩》下，較略。）近代吾粵順德黃節撰有《詩序非衛宏所作說》一卷，孫殿起《販書偶記》卷一《經部·詩類》有著錄，惜余未見耳。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詩序》云：「王氏（應麟）《困學紀聞》引葉氏（夢得）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小序》至此始行。』近儒陳啟源（有《毛詩·稽古篇》三十

卷，此見《毛詩·稽古篇·小雅·鹿鳴之什·魚麗》條下）始非之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逸樂（原文：「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此《魚麗序》也。【李善注引《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小雅·魚麗序》云：「《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伐木》、《天保》六篇。」《采薇》以下治外，《采薇》、《出車》、《杕杜》三篇。下一篇即《魚麗》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班固《東京賦》（本《東都賦》）：「德廣所及（陳作被）。」此《漢廣序》也。【《東都賦》：「四夷聞奏，德廣所及。襟侏（音賣）、兜離，罔不具集。」《周南·漢廣序》云：「《漢廣》，德廣所及也。……」一當武帝時（司馬相如），一當明帝時（班固），可謂非漢世耶？」吾友惠定宇（此引《九經古義》）亦云：『《左傳》襄廿九年，「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詁》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又蔡邕《獨斷》載《周頌》卅一章，盡錄《詩序》，自《清廟》至《般》，一字不異。（《後漢書補注》無此二句）何得云至黃初始行於世耶！』愚謂宋儒以《詩序》為衛宏作，故葉石林有是言，然司馬相如、班固皆在宏之前（班固略後），則《序》不出於宏已無疑義。愚又攷《孟子》（《萬章上》）說《北山》之詩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即《小序》說也。（《小雅·北山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唯《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漢儒謂子夏所作，殆非誣矣。【大序小序之分，有不同。要以《關雎序》（即此篇）總論全詩之旨為大序，其餘各篇之序稱小序為愈。孔穎達曰：

「諸序皆一篇之義。但《詩》理深廣，此為篇端，故以《詩》之大綱併舉於此。」是孔冲遠之意，亦以此《關雎序》之全篇為《詩》之大序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五云：「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是陸元朗亦不以割裂此篇而分大小為然也。朱子作《詩序辨說》，以「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中間一大段為大序，其餘首尾兩小段合為《關雎》之小序。要之，《詩》三百一十一篇（亡笙曲六篇在內）皆有序，而《關雎》為全《詩》之首篇，子夏作序時，因解《關雎》，即於此總論全部《詩經》之大義，發源通流，申論特長，故應以此篇《關雎序》名大序，餘稱小序為愈。又或以每序發端一二語為小序，以下續申者為大序，則又屑瑣不足道矣。』《說《詩》者不以文（文字）害辭（語氣）。不以辭害志（意志）。』（續上錢大昕說。二語同上出《孟子·萬章上》）《詩》人之志見乎《序》，舍《序》而言《詩》，孟子所不取。後儒去古益遠，欲以一人之私意，窺測古人，亦見其惑矣。」（湛銓案：《禮記·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此本於《鄘風·桑中序》，云：「《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至《易·兌卦·象辭》：「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幽風·東山序》云：「說而使民，民忘其死。」則子夏又本之孔子也。）陳啟源《毛詩稽古編·總詁·舉要·小敘》（敘乃序之本字。蓋以《關雎序》為大序，餘篇為小序。）云：「歐陽永叔（有《毛詩本義》十六卷）言：『孟子去《詩》世近，

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敘》意多同。』斯言信矣。源因攷諸孟子所論讀《詩》之法，其要一外二端：一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萬章下》）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原作志，見前）。然則學《詩》者，必先知《詩》人生何時？事何君？且感何事而作詩？然後其詩可讀也。誠欲如此，舍《小敘》奚由入哉！』又曰：「故有《詩》不可以無《敘》也。舍《敘》而言《詩》，此孟子所謂害意者也；不知人，不論世者也。不如不讀《詩》之愈也。」又曰：「《詩》之有《小敘》，猶《春秋》之有《左傳》乎！《春秋》簡而嚴（語簡而辭嚴），《詩》微而婉（意微而辭婉），厥指渺（遠也）矣，俱未可臆求而懸定也（不可以私人臆說虛懸而定之也）。無《左傳》則《春秋》不可讀，無《小敘》則《詩》不可讀。」又曰：「《毛敘》之有《齊》、《魯》、《韓》，猶《左傳》之有《公》、《穀》也。《公》、《穀》存，故人皆尊《左》（確優）。《齊》、《魯》、《韓》亡，故人或疑《毛》（今文家竟取三家之碎義以抑《毛》）。俱存則短長易見，偏亡則高下難明也。人情好異而厭常，往往然矣。」又曰：「《毛敘》後《齊》、《魯》、《韓》而立，而後之《詩》悉宗《毛》。《左傳》後《公》、《穀》、《鄒夾》而行（由西漢末劉歆推尊《左氏傳》，平帝時始立於學官，至東漢而大行。），而後之《春秋》必首《左》。其舍彼取此，非一人一時所能定也。其見確矣，其論公矣。《大全》修而《毛》、《左》復詘（屈之本字），後世之經學，其可問哉！」【明成祖永樂十二年，命翰林學士胡廣等修《五經大全》，其《詩經大全》，取朱子《集傳》而抑毛、鄭。清韓荃《詩經廣大全序》（王夢白、陳曾同撰）云：「顧先生亭林嘗語余，自《五經》有《大全》而經學衰，《大全》者，當時奉詔趣成之書。成之者，殊多脫略。」朱子注《易》及

《詩》最下，《四書》最好。】又葉夢得雖誤以《詩序》為衛宏作，謂至曹魏時始行者，非毀之也，其意以為《毛詩》最後立，自鄭君箋《毛詩》後始行耳。石林實極推重《毛詩》也。《文獻通考·經籍攷五》引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本非後出，只最後立於學官耳。）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實立於西漢末平帝時，見《漢書·儒林傳》。），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此無他，六經始出（指立五經博士），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偽之說可入。……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始皇焚書，而士人祕藏之。），可以為證。而學者遂得即（就也）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詩類》：「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陳啟源《毛詩稽古編·總詁·舉要》云：「經之足重，以其為古聖賢作也。古聖賢作之，復得古聖賢釋之，不愈足重乎？六經訓釋，惟《詩》最古，其字訓則有《爾雅》，蓋周公及子夏之徒為之也。其篇義則有《大》、《小敘》，又子夏之徒為之也。繼之則有《詁訓傳》，而兩毛公亦六國及先漢時人也。（大毛公序是荀卿弟子，小毛公甚是漢景、武間人。）……然則學《詩》者，止當以《雅》（《爾雅》）、《敘》（《詩序》）、《傳》（《毛傳》）三者為正宗，而精求其義，三者所未備，然後參以後儒之說可耳。】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謂《詩序》解釋《鴟鴞篇》與《尚書·金縢篇》之言相合也。《幽

風·鴟鴞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信流言而疑周公），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書·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鮮）及其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姜太公、召公奭）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說文》：「辟，治也。从辟，从井。《周書》曰：『我之不辟。』」弗易為不，是避漢昭帝劉弗陵諱。《孔傳》：「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應依《說文》，下一法字解為治。）則我不能成周道告我先王。」辟者，譬之省借，《說文》引《書》是。馬、鄭讀辟為避，非是，周公安有避三叔之理乎！）周公居東二年（《豳風·東山》作三年，蓋並整軍經武起行至歸來時計也。），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謂《詩序》解釋《小雅·北山篇》及《大雅·烝民篇》與《孟子》之言相合也。《小雅·北山序》云：「《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孟子·萬章上》云：「咸丘蒙（孟子弟子）曰：『……《詩》云：「普（今《詩》作溥，是本字。）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迎也）志，是為得之。（以讀者之意，迎合作者之志。）如以辭而已矣，《雲漢》（《大雅》篇名）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又《大雅·烝民序》：「《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詩首章起四句云：「天生烝（眾也）民，有物（事也）

有則（法也）。民之秉彝（秉持常性），好是懿德。（懿，美也。《說文》：「懿，專久而美也。从壹，恣省聲。」）《孟子·告子上》云：「《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尹吉甫），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此性善說之所本也）《孟子》引孔子語許為此詩者是知道，而《毛序》以為尹吉甫作此詩，蓋吉甫，宣王之賢大夫也。《小雅·六月》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大雅·崧高》云：「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大雅·烝民》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則孔子許為知道者，尹吉甫可以當之，故石林謂《毛詩》釋《烝民》與《孟子》合也。【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謂毛公訓詁《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其所解與左丘明之《國語》相合也。《周頌·昊天有成命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君也，謂文、武）受之。成王（成此王功也）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讀為亶）厥心，肆其靖之。」《毛傳》云：「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又：「緝，明。熙，廣。亶，厚。肆，固。靖，和也。」此毛公訓詁也。《國語·周語下》叔向引史佚（文、武時太史尹佚）曰：「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稱道成其王德）。成王，能明文昭（文使之昭），能定武烈（武使之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敬也）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百官）也。夙夜，恭也（夙夜敬其事）。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